

脫落的毛髮毛髮 與毛髮



游善鈞

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國北教大語創所。
曾出版長篇小說《骨肉》、長篇推理小說《神的載體》以及短篇推理小說集《送葬的影子：大吾小佳事件簿》。

某夜睡前，她忽然提起自己從小習慣仰睡。

但她並不知情，每當自己熟睡，總會側過身背對我——又或者背對任何一個躺在她枕邊的人。我猜測。這樣的想像，讓心情稍微平復一些。不是一個善妒的人，只是在愛情裡頭，似乎有那麼些許必要。如同相信她也會和我一樣，在某些無從察覺的片刻，實踐專屬於她自己的嫉妒方式。於是我們的愛情便和一般人沒什麼兩樣了。

然而，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成為我最厭惡她的時刻？

當她熟睡，沒有意識自己的舉動，轉過身，髮絲散開，髮尖略微翹起，離我的鼻梁很近很近，只距離一階食指指節長度，幾乎要爬入眼睛。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無法忍受她的頭髮？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自己分明是被她那一頭漆黑長髮吸引的。而如今，那頭黑髮不只灰白，還變得稀疏，頭皮隱約可見後腦勺像顆椰子——當時注意到我的目光，她笑著問我，是不是認為女孩子還是留長髮好看？我笑著說是，大概還點了頭，可能有些靦腆，但她沒有追問我為什麼把頭髮剪得那樣短，彷彿剛歷經一場情感劇變一樣。

回憶彼此盤根錯節，稍一觸及，便攀親帶故牽動起來。我想起，是從那瞬間開始的——水冰涼爬上腳背，敏感刺癢驚動血管青筋，嚇一跳，我退一步，

小腿肌肉劇烈左右晃動，空氣涼颯。淹水了。念頭才冒出，緊緊關上水龍頭，蹲下來，撐住大腿內側肌肉，湊近排水孔。銀亮排水孔被自己越來越靠近的影子籠罩住，上頭纏覆毛髮，像是柵欄裡關了一隻凶猛野獸，試圖從後頭掙脫出來。我對這種內外想像的錯置恍惚覺得新鮮，毛髮於是發生更多可能，在心底深處偷偷茂密起來。

就是從那一次開始，我厭惡她的毛髮。起初，以為自己只是無法接受那些離開她身體的毛髮，分明癱軟不堪，卻試圖偽裝成她纖細的分身；直到某回，我們擁抱彼此，當我一如往常，將臉孔深深埋入她腦後髮窩裡，卻被一股氣味嗆得幾乎窒息——反應不及，趕緊拉開身體，困惑那股味道在自己聞到以前，究竟存不存在？她沒有察覺我反常的舉動，以為我只是餓壞了，頭髮又纏捲上來說可以開飯了喔。

不算寬敞的餐桌，布置了四菜一湯，她總是如此周到。和她提過，才兩個人，不必煮得那麼講究。但她搖頭，說既然生活在一塊兒了，當然要有一個家庭的樣子。而她所謂的「家庭的樣子」，我想，就是餐桌此刻的樣子。無論什麼季節，菜盤正中央空間，花蕊似地總會擺上一鍋湯。冬天常是麻油當歸薑母等進補之屬，夏天則為西米露白木耳紅白湯圓之類的冰鎮甜湯。熬湯難道不麻

煩嗎？我問。她搖頭說不會、不會。我想對她來說，廚房裡沒有哪一件事是麻煩的吧。她笑了，好像什麼話從她耳朵篩過都會成為碎鑽。

第一次見面，約在信義區某家百貨公司B1咖啡店，裝潢充滿南法風格（儘管我最遠只到過日本）。我點曼特寧，她點了讓店員一時間為難、不加焦糖的（焦糖）瑪奇朵。店員還沒走遠，她說現在越來越多咖啡店點不到曼特寧了呢！到哪裡都是卡布奇諾和拿鐵。臺灣人最喜歡點拿鐵，上次和大學朋友N討論這件事，N說是因為臺灣人喜歡貪小便宜，覺得牛奶成本比較高，才會總點拿鐵。「妳覺得呢？妳也這樣認為嗎？」她問我，我不知道原來她想繼續進行這個話題。

「我想大概是因為牛奶比較健康吧。」我擠出答案。她睜大眼睛，一臉恍然大悟的表情，沒有修好的雙眼皮貼半透明末梢從眼皮褶皺吐出一小段。「不過既然都點了咖啡，卻斤斤計較健康，臺灣人還真是提不起放不下，感覺很半吊子。」「妳不是臺灣人啊？」她說了句俏皮話。服務生送來曼特寧和（焦糖）瑪奇朵，說聲請慢用，周遭全是商務人士洽談公務，個個西裝筆挺髮型講究。「妳真的和她說的一樣，很有意思。」她說。N是我們兩人共同的朋友。對了，妳不是上班族吧？有工作嗎？她接連問。我還以為我們是來約會，不是相親。

她聽，笑了。雙手自然圈住咖啡杯，說起自己現在是市政府的派遣員工，靠親戚關係才進去的（後來我才知道她爸是前市議員），工作很無聊，大概只會待到明年這個時候吧！看來不說不行——我說自己是自由工作者，接出版社封面或者廣告設計之類的案子。她笑了一聲問那需要繳稅嗎？查得到的就需要。我說，抬眼乜她一眼。啜一口越來越少見的曼特寧。

她出門上班，接力醒來的我來到浴室。地板積了一地水，覆蓋在水層底下的磁磚歪扭變形，水面漂浮幾根毛髮，以及一片片彼此碰撞板塊般龜裂的灰白色油光。或許要等到午覺醒來才會退潮。想逃回房間。接著，想起她失望的表情，卻始終提不起勇氣清除毛髮——昨晚睡前她分明全撈乾淨，可沒想到今早沐浴後，她一走出浴室便嚷嚷：堵、住、了！看起來不像表面那麼簡單呢……明明看起來什麼事也沒有，不過裡頭肯定是有哪裡、被什麼東西給堵住了！麻煩妳聯絡一下房東，跟他說水管「又」堵住了。上班前她嘮叨著。

撥出電話，但已經習慣房東不接電話。坐在如緩坡般寂靜的客廳裡，只有這個時刻，才能深切意識到這原來是專屬於自己的空間。自從她搬來這裡，或許是她向來熱中於生活，具備充分使用任何空間的能力，才讓我覺得自己像個什麼也不會的官二代留學生，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她來伸手我來張口。

泡了杯咖啡，來到桌前打開電腦，是時候開始工作。時間上午十點十六分。客廳時鐘的電池老早被自己拆掉。獨居時，一個人的空間，連秒針喀喀喀咯的聲音都顯得過分巨大；可現在，她不在的時候，才意識到原來這個時鐘在更早之前，已經停止走動。

沒有點開資料夾，而是打開網頁，搜尋關鍵字「排水孔堵塞」。沒有人肯伸出援手，終究得靠自己疏通。不到一秒鐘時間，成千上萬張圖片在眼前迅速排列。湊近螢幕，仔細觀察，看著看著，所有圖片居然浸水似地顫顫扭曲起來，感覺浮凸於肌表的雞皮疙瘩霎時活過來探出纖細如絨毛般的腿足迅速往肉裡骨裡鑽去。猛然站起身，膝蓋撞上桌子發出巨響，顧不得假裝喊：痛——倉促衝向浴室，一腳踏進濺起黏膩水花，繃緊胳膊攀住洗手臺，臉孔逼近底端，在圓盤狀金屬排水孔上頭，我看見自己變形的眼睛占據了大部分的臉孔。

我試著嘔吐，水爬上腳背——從體內冒出來的雞皮疙瘩大口大口喝著這一灘死水，水淹過腳踝的瞬間冷入骨髓。我還在試著嘔吐，卻忽然想到堵住這間浴室水管的毛髮，和此刻自己食道裡這股壅塞感，竟有某種程度上的相似。

突然猶豫，突然不、明、白、了，該嘔出來還是——吞回去，一整團毛髮在喉間細微抽搐的同時也跟著上下擰動，變得更毛躁、推擠出更多分岔。氣管

受到外力頻頻刺激，我想咳嗽，非常非常想。

想起在她搬進這房間以前，自己時常往她那裡跑立場顛反過來的日子。那時候，整整一個月都沒接到 CASE，已經做好申請失業救濟金的打算。她偶爾揶揄我說之所以動不動就往這邊跑，其實是為了蹭飯省錢吧？我沒回應，反正話總是由她自個兒去張羅。每次一踏進她的房間，我就忍不住開始收拾起來。或許是工作繁瑣的緣故，她沒有整理房間的習慣（久了才知道是生性懶散）。我總一面清理一面嘀咕，如果這裡放一籃橘子，肯定要不了多久時間就全發霉。她笑說不發霉的橘子還能叫橘子嗎？話鋒一轉，問我要不要乾脆把房間退租，搬過來和自己一塊兒住。我挑明問這是同居的意思嗎？她不置可否，難得含蓄抿唇笑了笑。

那時候，其實我是十分動心的。

可有一回，她上班，而我照例清掃，刷洗浴室時，看見濾網蓋上爬滿毛髮——啊，原來那時候自己還不害怕的。不害怕的。我蹲下來，伸手捏起毛髮，挾帶水氣的毛髮比乾燥的毛髮更難釐清關係，倒是方便連根拔起。然而，正當我以為一切會一如往常，就像星期一後面星期二緊跟而來的關係一樣，卻冷不防嘔吐出來，把胃和食道通通嚇一跳，感覺指尖上的毛髮彷彿被賦予生命般，一吋吋往肉裡扎根竄長。糟糕！著急扭開水龍頭，掙脫，糾結的毛髮發出「啪搭」一聲，成團貼在洗手槽邊緣，感覺一小塊肌膚同時被抓了下來。

我沒有質問她。

甚至沒有試探她任何事。

我以為自己可以做到。

但最終，還是忍不住問了她：「那是誰的頭髮？」或者陰毛。她稱讚我甚至要擁抱我——簡直是神探，居然有辦法分辨不同的毛髮。她似乎沒有注意到自己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但其實我需要的，也不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期待著她說些什麼，辯解也好，謊言也好。她卻只說了：「我們只能不斷受傷、再受傷，然後從那些傷口裡，挑出比較好看的那一個。」從那次之後，每次待在她的房間，只要不將房間整理到「纖毫不爽」，就坐立難安——她轉動我的手腕說這樣子的我像隻神經質的蚱蜢，十分可愛。

然而可愛，終究造就不了愛。我說我不會再來這裡了。她以為那是我希望她搬來我房間的暗示。她抱住我激動說好，故作擠出淚珠，看起來大受感動。我就被她感動了。她搬來我的房間，一箱箱行李還沒拆開，我們就在半融夕光中做起愛來。我的手指深入她的陰道，一如往常，渴望觸碰她體內的臟器般，

不斷往內裡鑽探掘挖，驀地她尖銳驚呼，問我為什麼突然抽出手，指甲刮疼自己。我笑了笑，沒回應，手指卻不再伸進去了。我該怎麼向她解釋，她的體內長出陌生的絨毛？當我的手指，越往她身體深處走去，細刺毛髮戳進我的指腹，將我的指節劃得更深，一種強烈的排斥感油然而生，我知道那不是她的不是我的——我甚至因此，感覺自己要愛上了男人。

我們是彼此的家人，卻再也不能是情人了。

聽見鑰匙和鎖孔摩擦的聲音，她打開門，我嚇一跳，以為一天就在自己的思緒迴圈裡無聲無響過去。她偷笑著，說一份公文落在家裡，做了什麼虧心事一樣，小跑步進臥房。我瞥一眼動也不動的時鐘，瞄一眼螢幕上的時間。她走出來還是笑著：「妳怎麼還不喝？都冷掉了呢！」她捧走咖啡啜一口，再攔回原位，凝固在咖啡表面的脆薄油光碎得更小塊。這次真的要走了喔！她往門口走去，忽然煞住腳步折返，回到馬克杯旁，彎身，拉高顴骨：「妳是不是還沒跟房東說？」我點頭，感覺被她瞪著的髮漩就要開出花來，低聲應了句：「我等一下會記得說。」她把身子彎得更低，笑出淡淡的氣息，往我臉頰輕啄一下。靠近時，我們的頭髮，彼此牽手了一下。像告別。也像和好。

評審評語

本文寫兩位女性伴侶之間的情感變化，由「我」看「她」，呈現微妙的互動關係。期間竟然涉及權力高下、愛慾情仇、謀生甘苦、背叛與孤獨，作者巧妙地把這些問題融於「毛髮之脫落」一事。藉由毛髮之感官性，以及生長、脫落、混合、阻塞的過程，表現了內心的複雜感受。本文特別精采之處還在於，文字精準、節制而富於表現性；全篇蘊藏著一種指向於「厭煩」的身體觀與世界觀，兼具詩性與思考的能力。

——唐捐

得獎感言

謝謝家人、朋友和評審。

每次書寫，都是一種新的可能。